

《妙法蓮華經·序品》之三

菩薩眾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大乘眾就是指菩薩。《法華經》為何不先講菩薩，而先講小乘人？這好像令人費解。其實，這並無所謂費解，而是因為一種平常的習慣，每逢一個集會地方，聲聞眾一千二百人，或超過一千二百人，他們一定在法會中。凡是經典的敘述，一定是先講他們，就是這個道理，並不是有什麼特別原因把他們提前說，那些大菩薩反而放在後面，沒有這個道理。

這些菩薩就在法會裏，依照《法華經》來說，就是一乘菩薩，未講到《法華經》，就叫做權教菩薩，都是這些人，這些人就有權、有實兩種說法，你就覺得莫明其妙：「他們本來是實教菩薩，就不應該扮成這樣！」其實，這就是隨順佛意。

「菩薩摩訶薩八萬人，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。」

這是講大乘人，前面是講小乘人。小乘人本來有兩種人，經中省略了辟支佛這一種沒有講。究竟有沒有辟支佛在法會中？當然會有，不過有亦不多；不多就不提及他們。

他們是三乘人，三乘就是聲聞乘、辟支佛乘、佛乘。菩薩是學佛的人，屬於佛乘的因中人，就不會有一個乘叫做菩薩乘。如果有一個乘叫做菩薩乘謂之三乘，那麼，這個佛乘就沒有地方安插；只可在佛那方面作為一種乘，在聲聞方面作為一種乘，在辟支佛方面又作為一種乘，這樣謂之三乘。一乘不在內，一乘另外講，要講到《法華經》才提及一乘的名目；現在未講到《法華經》，當然不會提及一乘。

「菩薩摩訶薩」者，是指大菩薩。初發心菩薩也稱「摩訶薩」，因他屬於大乘那一流人，初發心何嘗又不可稱摩訶薩？可以。不過現在這些摩訶薩又不是初發心的人。怎樣知道他不是初發心的人？經文講明「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」，他們是不退轉菩薩，當然是有別於初發心。說「皆」字者，人人都是；「於」者，對於無上菩提不退轉。講「不退轉」，也是對待「退轉」來講，因為菩薩有退轉、有不退轉。這裏沒有講退轉，他們不退轉，就要講明他們不退轉。

此事又如何講呢？即是讚美他的地位高。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是佛道果上的名稱，「阿耨多羅」叫做無上，「三藐三菩提」叫做正等正覺。佛果最

高、最上，故名無上。菩薩稱為「有上士」，佛稱「無上士」。菩薩對於佛道不退轉，即是堅固志，靠得住。

我們又要知道，這個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與《法華經》裏面講的一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不同。同一個名字，因何事又不同？這是權實分別故不同。現在所講的是權教佛的名目，這些菩薩當然是權教菩薩，他們將來會成佛，成佛時即是權教佛。

這個名目叫做權教，在《法華經》裏有講，除了《法華經》以外都沒有講。為何不講？其他經沒有對待，在《法華經》裏就認為有權、實的對待。若未有「實」，也不叫他是「權」，這就算了，就有這名目在這裏。

下面講菩薩的別德。前面講的菩提不退轉是他們的總地位，是他們的道德；別德就更多，這裏也講不了那麼多，只講了十多句：

「皆得陀羅尼，樂說辯才，轉不退轉法輪。」

講「皆得」者，八萬人，人人皆得。這個「陀羅尼」的名目在佛經裏，本來到處都有講；雖然到處有講，但是佛教徒對這句話，完全蒙蔽了，不知道什麼叫做「陀羅尼」。

（也許有人會說：）「譯者不翻譯，我們當然不知；如果翻譯了，我們不會不知。」

話又不是這樣講，你說譯者不翻譯就不知，即使翻譯了，我可以斷定你也是不知。譯者把「陀羅尼」譯作總持，依「總持」兩個字來解釋，你又如何解釋？很多人都作如是解釋：「總者，總一切法；持者，持無量義。」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樣解釋我就無法明白，你這句話究竟是解義還是解文？」解釋的人會說：「文也解釋了，義也解釋了，就是這樣解釋。」

那人說：「我真是蠢，我總是聽不懂你這句話，總一切法，總什麼一切法？持無量義，持什麼無量義？我是蠢人，你既然會解釋，就要令我得知。你只把翻譯的名字告訴我，我就比以前更糊塗。」

因為古人都沒有解釋，只是這樣說「總者，總一切法；持者，持無量義」，像留聲機一樣死板。又有人作另一種解釋，解作咒那方面，把咒叫做陀羅尼，長咒叫做多字陀羅尼，短咒叫少字陀羅尼，還有不多不少的咒，叫中等陀羅尼，甚至一個字也是陀羅尼。以咒為陀羅尼，這就歸到咒那方面來講。

（若問他們：）「這些咒你明瞭不明瞭？」（他們會說：）「咒語不應該明瞭。」（若再問他們：）「你的名稱為咒，為何咒又不該明瞭？」（他們又會說：）「咒是密語，秘密是有音聲，或者有義也好，我們向來不講。」這就算了事，只有念一念，就謂之咒，叫做陀羅尼。

（若再次問他們：）「這些咒是不是總持？」他們說：「都是的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。因為咒的功能大，所以持無量義。」

若是這樣，什麼咒都是總持，外道種種咒，凡夫種種咒，也是持無量義嗎？（他們說：）「恐怕是吧。」

有關此事，我勸你以後不要這樣講，不要用「總持」二字來解釋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」；也不要把咒當作是總持，叫做陀羅尼。這些不合佛教，佛教根本上都沒有咒，一句咒都沒有。你說有咒，這是冤枉佛教、冤枉佛、冤枉佛教徒，不可以這樣冤枉。講到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」，你也沒有下文。既然沒有下文，你不能令不知者知道，他也都不相信你所講。

那應該怎樣講？我就可以這樣講：總者；那一類物裏面很參差，千萬種參差；而千萬種參差，是屬於一種，但一種裏面參差甚多。參差無論如何之多，菩薩都能了了，這就叫做「總」。「持」就不會有錯謬，也不會忘記。

這是什麼？是菩薩的智慧，不是神通。菩薩的智慧，就是菩薩的果報，他行菩薩道當然有好處，就有大陀羅尼，有小陀羅尼。大陀羅尼即是廣博，小陀羅尼較狹窄，看你懂得多少知識，或大或小。你懂得多就大，你懂得少就小，這就叫做總持。

在我們佛教裏有一個阿羅漢，這個人，差不多佛教徒都知道。是誰呢？他名叫阿難，他以前未成阿羅漢，現在就說他是阿羅漢。他未成阿羅漢以前的事不必講了，我就說他有一種總持，叫做聞持總持，叫做聞持陀羅尼。聞什麼呢？聞就是耳聞，耳聞當然是聞語言音聲；聞誰的語言音聲？是聞一切，上至諸佛與菩薩，下至畜生、惡鬼，一切風聲雨聲、一切音聲，如何的差別，甚至音樂也是聲，十方世界所有音聲，他都能聽聞。

有個這樣的人，佛所說的話，無論如何複雜，他同時能聽到，就像錄音機，除非沒有聲音傳到他那裏，你若有聲音傳到，他就能錄下你的聲音。這個錄音機可算是總持。錄音機乃是一個無情之物，阿難是阿羅漢，或未證阿羅漢，他是一個人，他這個人就有如是本能。

阿難有如是本能，其他的阿羅漢有沒有？或有，但未曾講及此事；沒有提及，即使有我們也不知。不過，這種本能最出名的就是阿難，阿難未出家以前也有這種功能。當然，這是他的果報，小孩子之時都有，他未出娘胎也有，他未到這個世界做人，也有這種功能，不是來到這裏證阿羅漢才有這種功能。

阿難就得到一種這樣的陀羅尼，叫做聞持陀羅尼，他的記憶力特強，是自然強，不須去強記。對於音聲那一方面來講，種種音聲，他皆能攝持，這就叫做音聲陀羅尼，叫做音聲總持。

如此類推，類推其他一切，你說各種差別裏有多少事情？菩薩都有這種力量，了知一切之中各種差別。這不單單是講音聲，語言和音聲是隨之而來的，有音聲就有語言。難道你只聽音聲不聽語言嗎？只聽語言不聽道理？不會這樣。音聲既然如是，其他文字也是一樣的講法。一切十方世界眾生的文字，或者天人的文字，他不必讀書，一了就一切了，也不必打開書本，他就看到你那本書裏面是什麼文字。

這是讀書陀羅尼嗎？不是，他並未有讀書，講什麼讀書陀羅尼。這就算他

對於文字上總能持，就叫做總持。我們是這樣解釋總持。

還有其他屬於凡夫者、屬於聲聞者、屬於菩薩者、屬於外道者，還有種種又如何？那就照樣講，照樣講才容易。

我們中國人也有一個這樣的人，不過這個人的力量不是很大，只有很小。他是誰呢？他叫公冶長，是我們中國孔子時代的人，是孔子的學生，也是孔子的親戚。他有什麼特長？人人都這樣說：他能通曉鳥獸的語言音聲。因為他是人，世界上有很多種鳥，有很多獸，他都能聽。

他能聽，又能否會講？這又沒有講及。能聽是一回事，能講又是另一回事。他果然能聽，就叫做聞持陀羅尼。

他這個聞持陀羅尼，與阿難的聞持陀羅尼，是同還是別？此事恐怕相差很遠。如何差得很遠？我們說阿難的陀羅尼是聞十方世界諸佛諸大菩薩、一切凡聖各種語言音聲。公冶長有沒有呢？我相信他一定沒有，他只是聽懂鳥獸音聲而已。他聞懂鳥獸音聲語言，究竟有多廣博是他的力量呢？他也沒有講，那時代的人也沒有講，這就算了。

陀羅尼的大小，我相信不成很大的問題。如果大家都是有這種本事，也是各有大小。在中國就有一個這樣的人，這個人如果在佛教裏做一個佛教徒，足可以安立一個名稱，說他得到語言陀羅尼。不過，在我們人類裏，一、二千多年來，也沒有誰說他得到總持。因為當時沒有這個名稱，他自己也不會安立這個名稱，其他人也不會安立這個名稱。

我們現在講佛教，有一件這樣的事，就引用他來作證，說他也有，用此事實作例子。此事靠得住嗎？是否靠得住，不是我們應該去判定，我們不過是按照這樣來講，就叫做語言陀羅尼。

現在的人或從前的人，學很多種語言，學人類中各國的語言，學得很好，十種、八種語言，十多種語言，隨便講得很流利，算不算是語言陀羅尼？好像是，其實不是。為什麼呢？他是學習而得，不是他的果報，這就不算。就如讀書那樣，你讀書學習而得，就不算是文字陀羅尼。

按照這樣講，似乎是天然的，但又決不是天然，而是果報，有什麼天然？他的果報有因在內。是什麼因？現在我們怎會知道他是什麼因？不過總之叫做有因。有前因就不須學了嗎？是呀，有因就不須學。把因當作學可不可以？你說他可以也講得過去；你說不可以，他不是學，就是不可以。

現在經文講八萬菩薩，一一皆有陀羅尼，究竟他們得多少陀羅尼？經文又沒有講，總之大菩薩的陀羅尼一定多，超過千種、萬種那麼多的陀羅尼。這些陀羅尼有分權、實嗎？當然有，權教人的力量與實教人的力量不相同，豈有不分？

解釋陀羅尼的兩個字，名叫總持，絕對不能依所謂什麼注解、什麼辭典、什麼翻譯文義的參考書，那些通通要不得。以此類推，陀羅尼這句話都不能瞭解，其他的亦復如是不能瞭解，這樣做一個佛教徒出來宣傳佛教，講些什麼呢？此事就有些糊塗。講什麼呀，各講各的，一塌糊塗，一言以蔽之，老實講

通通不是佛教。如果要講佛教，要另外從頭講起，如果不另外重新開始，就沒有新佛教，即是沒有佛教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以一句話來作比例，那些淺的都有佛教吧？」淺的也沒有，淺深實在一樣如此說。「皆得陀羅尼」就是這樣的功能。

樂說辯才

「樂說辯才」這個名目是四無礙智之一，四無礙智者，即是四件事——法無礙、義無礙、辭無礙、樂說無礙。這是講菩薩的口才，舌根利，無論你跟他講什麼也好，他不會講到無話可說，都能夠辯論。

什麼叫做樂說辯才？這個「樂」字屬誰？屬於講者還是屬於聽者？當然是屬於講者，講者好樂跟人講話。即是自己有辯才，是不是這個意思呢？

也可以這樣講，因為他滔滔不絕，猶如懸河，他沒有疲倦，也不是沒有智慧，用之不竭，即是和你談話能令你喜歡。在我們人類裏，普通一句話來講，叫做健談；但健談當然也不能說是等同樂說辯才，樂說辯才是菩薩的境界。辯什麼呢？你喜歡跟他辯什麼就辯什麼，在人間、天上、出世、大小乘，你喜歡辯什麼都可以，他有智慧。

人們有時會說：「某人口才很好。他為何有這麼好口才？因他有一條舌、一張嘴。」人人都有一條舌、一張嘴，為何又不會辯論而叫做無才呢？

此事就莫名其妙。實際上，眾生的境界都很複雜，這個好醜是屬於因果裏的條件支配他，有因才有此果。這種辯才不是學而得來，如果是學而得來就會很死板，以為「我學懂，我就會講；我學不懂，我就不會講」。這就麻煩了，就是死板。

菩薩不會死板，這就謂之樂說辯才。他喜歡與人說話，喜歡你跟他辯駁，你只要挑起他跟你說話，他並不會嫌你去質問他、請教他，也不會嫌你多事、長篇大論、經常來囉嗦。這就謂之「樂」。你越加反對、越加刺激，他就更加有興趣，這就是「樂」。所以這個「樂」字是屬於講者，不是屬於聽者。

講到屬於講者，你既然是「樂說」，那個聽者也都喜歡聽、樂聽。如果你講得張口結舌，毫無條理，誰會喜歡聽你講話，講得很差，就引起對方不歡喜。你若樂說就能引起對方樂聞。

樂說、樂聞這兩件事，究竟結果是什麼？結果就是令聽者生智慧，結果是令聽者與菩薩結緣，結解脫緣，這就是結果。倘若你不會講，你雖是菩薩，你也引不起他的興趣，他不聽你所說，這個緣就結不了，他就不能解脫，不能受益。樂說辯才屬於利他，也屬於自利，你有這樣的本能就是自利。

轉不退轉法輪

「菩薩摩訶薩八萬人，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，皆得陀羅尼」，皆得「樂說辯才」，皆能「轉不退轉法輪」，這些都應有「皆」字。

這個「轉不退轉法輪」者，是因為菩薩有退轉的可能。他還未退，你知道他有退的可能，你就要對他講，令他不退，即是利益他。他若退就很可惜，你令他不退就得大利益。這就要能說才可以，你若不會說，他就不會接受你隨隨便便的利益。

「轉」者就是轉法輪，「轉不退轉法輪」就是說法，這個法叫做「法輪」。什麼叫做轉法輪？他對你講，就叫轉法輪，不是真有一個什麼輪。說法就是講道理、講因緣，講得好聽，講到你舒服，講到你信仰，令你智力堅固，就叫做「轉」。你相信他所說，你就自然不退轉。他要有這種功能才可以，如果沒有這種功能，他就對你無可奈何，你要退是你的事情。

他發菩提心，本來亦經過若干劫數，他未得不退轉地，期間就有些疲倦，生起退心。他的退，退掉佛道心；他的轉，或轉入聲聞，或轉入緣覺，退就退落人天、退入地獄，這是說不定的。你離開菩薩道，你就受六道輪迴支配。你本身如果未退，你就是菩薩，即是九法界裏面的人。你不是阿羅漢、不是辟支佛，你不退，你成佛就靠得住。你未得不退，此事有些不定。

你若能令他不退，他就定了。這就需要你善巧說法。菩薩度眾生，教天、人、阿修羅，教小乘人，都是教他們發菩提心向大乘。現在那些菩薩想退心，你只有教導他，令他不退，他就站得穩。這是你的好處，要有智慧才可以做到。

在我們人類裏，他若能說會道，什麼都可以轉過來，若真有回天之功，一個國家也好，一言可以挽回。做說客的人很會講話，幾句話就能令你反對變成不反對，你就自然要放棄，講到你妥妥當當。

那些說客就很會講話，菩薩是不是說客呢？菩薩要做說客有何難？他在菩薩裏都可以說轉化他，何況人間一個國家之事，豈有不能講說？

「供養無量百千諸佛，於諸佛所，植眾德本，常為諸佛之所稱歎」。

這是講八萬大菩薩往昔供養了多少佛。這裏應該有一個「皆」字，皆「供養無量百千諸佛」。這個名目是很籠統，「無量」也都是數目裏的意思，「百千」也不是百，也不是千，這是籠統的名目，總之供養很多佛。每一位菩薩的供養，可能也有多，也有少，不是完全一樣。

講到供養很多佛，用什麼供養呢？決不是用我們人類的供品去供養，斷然不是。菩薩供養佛，實在來講是沒有供品，沒有供品也叫做供養。

本來沒有供品，就不應該叫做供養。其實說供養佛，不是考究什麼物質，在佛座下就叫做供養，佛就最歡喜。為何最歡喜？他們有力量、有智慧，能受佛的法寶，佛極為歡喜，這就叫做供養。不是有其他什麼音樂、香花等等供養於佛才謂之供養，實在是法供養。

法供養，佛說大乘法，你肯聽、肯受、肯宣傳、肯為眾生作利益，這就是供養，法供養之名是這樣說的。

菩薩供養無量百千諸佛，其間當然聽了很多法，佛是菩薩的增上緣。菩薩要學佛，佛是師範，菩薩自己是學生，這就很有益。這些大乘僧寶，親近大乘佛寶，接受大乘法寶，這就叫做供養。

「於諸佛所，植眾德本」，親近過很多佛，真是無數之多。「佛所」者，即是佛國、佛座下。「植眾德本」，每逢見一尊佛，總是在那裏殷殷勤勤積德，叫做「植」。「植」是一個比喻，「本」也是譬喻，好比種樹那樣，菩薩種功德樹，我們就種木頭樹，這就大大不同。樹有增長義，日後就可以造大材料，故名「植眾德本」。你如果不是為功德故，為何親近這麼多佛？不如學阿羅漢，阿羅漢就不會親近這麼多佛，不會有很大的功德本。這些菩薩當然與小乘人不同，這樣就謂之大乘。

菩薩又「常為諸佛之所稱歎」。「常」者，還有一個「徧」字在內，十方佛是「徧」，時常都讚美各位菩薩，這謂之「常」。

菩薩是學佛之人，何必要讚他？讚他，有實德才讚，沒有實德就無須讚他。讚他，又可鼓勵其他的人要知道菩薩的好處，要大眾模仿。某位菩薩如是之好，佛這樣注意他，你也要進步，在不久之時也可以跟隨大菩薩，讚是有這些好處。

「以慈修身，善入佛慧」

「以慈修身」的「修身」兩個字，不是自修其身。如果是自修其身，就不該用「慈」字，你自修身何必用「慈」。「慈」者，是一個愛人之心。有愛人之心去修身，修什麼身？這個身就不是菩薩身。若不是菩薩身，又是什麼其他的身？當然是其他的身。

這個「修」字，本來不可按照「修」字簡單地解釋。用一個什麼字代替它來講呢？應該是以一個「現」字，以慈現身。你有慈心愛眾生，令眾生得好處，你就要現其身。你現其身，就不只現一個身，現無量身，上至現佛身、菩薩身，現阿羅漢身，現辟支佛身，現凡夫身，現一切外道身。

現此身有什麼好處？為利益眾生故，故名為「慈」，是這樣解釋，不是自修其身。在表面上來看，他現身為眾生做模範，眾生看見如此之人，他就要向你學習；他向你學習就得益，這就叫做「慈」。

既然是現身，就不可說是一定，他也現種種非道德身。什麼叫做種種非道

德身？如《維摩經》所講：「若菩薩行於非道，是為通達佛道。」「非道」者，就不是菩薩道，不是菩薩道你也要行。

「通達佛道」是自己的成佛之道，又令眾生入此佛道，就是「通達」，你就要去做。叫做「非道」者，不合菩薩道，現種種惡人、惡畜生、餓鬼，反對一切道德，反對倫理。這些就是惡人，屬於惡行為。為什麼呢？現惡行為，你的好行為，給人有所觀感，那些惡行為令人憎恨。令人憎恨根本上是志在令那些惡人有所警惕。

有什麼警惕？好像是多了幾個惡朋友而已。事實上不是這樣，他現一個不好的人，他同時又現很多好人。要講此事，講不好的人所作的成了因、成了業，將來就有果報，要宣佈此事

既然是宣佈此事，是否實際呢？靠得住嗎？這個宣佈的人又怎知道有什麼果報呢？

他能知道，他根據佛教來講：「你是這樣的惡行為，我相信你一定要墮畜生、墮餓鬼，或墮地獄。」講過之後不久，竟然就有此事發生，那些人看見、聽到，就很驚恐。地獄通通是這一種人，畜生、餓鬼都是這一種人。這所謂儼然有證，可以講是有證據。你以為是隨便亂講的嗎？

此事是假，講菩薩現身是假，你們眾生作惡就不是假。他把假的做出來給你看，你又不知道是假。因為你不知道是假，你就會回頭；你回頭就教化了你，這就叫做「以慈修身」。

講到種種身，在釋迦佛座下八萬人，這個「身」是什麼身？是菩薩身。這個「身」是菩薩的本身，還是菩薩的現身？按照現在來講，都是菩薩的本身，再講下去，進入《法華經》，又不是這樣講，而是菩薩現身。此事就很難講了。

為何佛經這麼活動，講一句話講到反轉，又不是那樣講？當然啦，在一個時間、一個地方、一個地位來講，各處講得不同。這些菩薩，每一位都是「以慈修身」、現身，是這樣講的，觀音菩薩也在內，十方世界都有觀音菩薩，所有諸佛座下都有文殊菩薩。

這八萬菩薩，一一佛前皆有，你說誰是本身呢？此事很複雜，不是我們能明瞭去分別，不過知道有這種造作就算了。因為講到「以慈修身」，這句話是普遍現一切身，在下文講，用藥王菩薩的一句話來作證。因為藥王菩薩就有「現一切色身三昧」，妙音菩薩也是現一切色身三昧，難道觀音菩薩就沒有？文殊菩薩就沒有？八萬菩薩其他的就沒有？不可以這樣講，每位菩薩都有，就是「以慈修身」，也可以說以悲修身。眾生苦惱，你要可憐他，令他不至於作太多惡因，將來受更多惡果，這個是悲心。正所謂「行於非道，是為通達佛道」，引他人入佛道。

「以慈修身」是這樣解釋，並不是以慈心去修自己的身，這些話簡直講不通。這個「慈」字是向外，「修身」是向內，其實修身也是向外，向外即是向眾生。

八萬菩薩又「善入佛慧」，佛慧就是佛的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等等

差别的智慧，菩薩一一都能解入，不是證入，是能解入。講「善」者，毫不費力，隨便就瞭解。菩薩不是佛，菩薩何以能瞭解佛慧呢？菩薩親近了很多佛，自然能瞭解。

「通達大智，到於彼岸」

「大智」就是佛慧，菩薩已「通達大智」。「善入」與通達，兩者不相上下。佛慧也即是佛智，其中又分「慧」和「智」兩種說法，大概也有一些不同之處，就不是我們能明瞭去代他說，此事做不到。

（或有人以為：）「實教你就做不到，權教亦應該做得到。」其實並不容易，你亂講都可以嗎？

那些八萬大菩薩，每一位都「到於彼岸」，「彼岸」即是佛地，他們快要成佛了，但未成佛，他們到了邊際，到岸，即菩薩道圓滿。那個「彼」字是指佛，佛是菩薩之目的，菩薩初發心就以佛菩提為目的，無數劫一直行菩薩道，都是以佛道為目的，現在就算是到達了，圓滿就是到達。他們只是到岸，還未上岸。就如你乘搭的船已經抵達碼頭，你未走上碼頭，所差也不會很遠，要上碼頭有何難？他們「到於彼岸」，就是了不得的地位，就是說他們「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」，他們的功行極深。

「名稱普聞無量世界，能度無數百千眾生」

他們各位菩薩「名稱普聞無量世界」。「名稱」者，他的名譽與實德相稱。這個「稱」，應讀「清」（粵音）。

「稱」是什麼？是稱譽，這是說他的名譽，各方世界都聽聞到，都稱揚他的名譽。這樣講可以不可以？可以，怎會不可以？他的名譽普遍無量世界，不止名譽普遍無量世界，他的身也普遍無量世界，他的事業建設也是普遍無量世界。

他有什麼事業？有什麼建設？也會有的，一個人都會做事，難道菩薩總不做事？菩薩做的事總是有利益，特特別別，總有建設，人們看見此事是某人所做，處處都看見他的痕跡，這些菩薩那麼好，地位那麼高，這是講權教菩薩。

實教菩薩又不止這樣，在無量世界裏，結眾生的緣結得很多。「能度」，這個「度」是指度脫，度入大乘才叫做度。你度他來地獄、生天上，不算是度；你度他成阿羅漢、成辟支佛，也不算是度。一定要度他發菩提心，在菩薩那裏站穩腳，才算是度。菩薩這樣做才是度眾生，度的數目相當，每一位菩薩都「能度無數百千眾生」。這也是說，這些眾生受菩薩度者，也即是菩薩。

菩薩有沒有行六波羅蜜？當然有。菩薩的事業廣大，他既然是入圍，就要

做事，菩薩自己做得圓滿，利益眾生未圓滿，就要做多些。

講到度眾生，將來他自己成佛，這個國土裏的菩薩眾生，都在他的世界裏做菩薩眷屬。他也有聲聞眷屬、辟支佛眷屬、天人眷屬，不過以菩薩為最親近的眷屬，這叫做正報。講菩薩為佛道、為淨土，就不能離開眾生。《維摩經》裏佛所講的淨土因，就是「眾生之類是菩薩淨土」，除了調伏眾生而取佛土，除了教化眾生而取佛土，這個眾生都不要輕視他。

現在再講一講這些眾生，就講入實教，菩薩本來是實教人。講到入實教，應怎樣講呢？你現在用權教來度他入大乘，他實在是實教菩薩。既然是實教菩薩，為何你不以實教度他？卻冤冤枉枉以權教來度他，你這樣豈有不是太過糊塗嗎？

你又不可以說他糊塗，眾生的機是這樣，有權教大乘機，還未有一乘機；既然沒有一乘機，就不堪聽一乘實法。既然不堪聽一乘實法，就要遷就他所好，遷就他的習慣，為他講大乘，就「能度」他；以目的來講，終歸引他入一乘，這才算是「度」，如果不入一乘，不算是「度」。

在權教裏的「度」，是暫時之說，屬於方便，實在是稍後就會令他入實。入實就不限定是菩薩令他入實。菩薩也可以令他入實，即是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就現何身為他講《法華經》，就是入實。佛隨時可以令他入實，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，其實菩薩也是為一大事因緣出世，是做這樣的工作。這是讚歎菩薩「能度無數百千眾生」。

以上十三句讚菩薩之德，究竟菩薩之德有多少？此事不是我們可以了知。在《維摩經》裏，有五十幾句讚菩薩之德，又是這些人嗎？是的。

為何《法華經》這裏講得這麼少，《維摩經》那裏又講得那麼多？其實，講多少是隨意講，如果講到《法華經》，這些人是實教人，這些種種功德完全不成問題，講很多、很好都不成問題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是方便的。

不成問題者，即是說他是虛假，你不能以虛假為真實，保存下去為永久。你不能說：「我是不退菩薩，不久就可以成佛。」不會有此事。

但也可以這樣說，反過來說：「你是實教菩薩，你們每一位都是於一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中之人。」這裏最適合這樣講，不過他們隨佛出世，隱了「實」，遷就眾生，幫助佛陀教化，就是這種作用。說他們「皆得陀羅尼」，是一乘的陀羅尼。一乘有無量法門，十方諸佛講一乘法，十方國土各種的差別，皆能攝持，叫做總持，這些陀羅尼，全部都講一乘。

「轉不退轉法輪」，是轉一乘不退轉法輪；「供養無量百千諸佛」，是供養一乘諸佛；「於諸佛所，植眾德本」，是植一乘的德本；「常為諸佛之所稱歎」，是稱歎一乘菩薩功德；「以慈修身」這句，可以通於權教裏，他們本人是實教；「善入佛慧」，乃是一乘的佛慧；「通達大智」，是一乘的大智；「到於彼岸」，是一乘的彼岸；「名稱普聞無量世界」，是一乘菩薩的實德充實，實至名歸，名聲就普遍；「能度無數百千眾生」，實在度入一乘，叫做度眾生。

這些是一乘菩薩，通通可當作一乘來講。那麼，權教還講不講？在權教時

代還講，在實教時代可以作廢。

你會說：「既然可作廢，應老實不講權教，你卻把權教移歸一乘實教裏來講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作廢者，廢了權教裏的教義，他有實教的教義，要講實教那方面。你如果不講一乘的教義，只是講權教的道德，這就很冤枉了。這不是叫做讚菩薩，簡直是毀菩薩，這就冤沉海底。

那怎樣講呢？你先前讚，後來你講到一乘裏面，你又不毀掉它。你應該毀掉它才對，毀掉它即是開除。你不毀掉它，到時候兩種道德同在，兩樣都有。

「兩樣都有」只是一句話，實際上不會兩樣都有。哪能說兩樣都有呢？這些講不來的。這是《法華經》的意思，如果不是《法華經》，又不能這樣講。

（你或許說：）「我說都可以講，講了權教道理之後，再連著《法華經》來講也都無過。」

此事你有心開權，你有心宣傳《法華經》，這就不同說法。即是好像現在這樣，現在你很應該講《法華經》，你不是講《法華經》，就可以不必涉及一乘實教，也可以涉及一乘實教。

若按照這樣講，你以前講的那部經沒有用。以前講什麼經？你以前講的權教大乘經，就要作廢。這就可以講得通。

那些權教經是那樣，我就依照他那樣講，但是依照那樣講之後，我又要提出《法華經》，又不是這樣講。

（你或會問：）「你這個人是什麼的立場？」我是一乘法師的立場。（你又會說：）「你自身是一乘法師的立場，你也要顧及那些聽眾，那些聽眾不是一乘人的立場。」

確是如此，他們不是一乘人的立場。我也希望他們與我一樣，所以我要提出《法華經》才靠得住。否則，我講經就白費了，又辜負了經中的佛與菩薩，各方面通通白費了。為什麼呢？你知道嗎？因為《法華經》在這個世界上流布，不過沒有人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就講；沒有人知道，就沒有辦法講。

（你可能會說：）「它是一部經，不是人講話。如果是人講話，講才算，未講就不算。它是經就不同，我讀了《法華經》，我看見《法華經》裏面的經文不是這樣講，你這位法師編作出來這樣講，我聽見都有些不舒服。」

你不妨提出來跟法師研究：「法師！這《法華經》不是這樣講的。」是的，《法華經》不是這樣講。

（你又說：）「法師！我兩樣都講，好不好？既講《法華經》，又講現在的經。兩樣都講，可能好些、圓滿些。」我要告訴你：如果兩樣都講，就破壞如今所講的經。

（你說：）「破壞也沒有辦法，有部經擺在這裡，擋著你。你這個人有《法華經》的見解，有《法華經》的信仰，你對《法華經》很尊重，我都很尊重你。但是我老實對你講，我對《法華經》很生疏，我不是很熟悉。實際上我不能講，我請你講好不好？」既然你請我講，我就講，這不必客氣。

（你又說：）「好呀，你講吧，我不是不知，我是不徹底知，的確是不能講。」

你講得張口結舌，生生硬硬，被別人恥笑。你只講這些就好了，但你又拖《法華經》來講。人家問起你《法華經》，你又無法回答，那你何必提及《法華經》？

（你說：）「是別人提及，我本來不提及。別人提及是想宣傳《法華經》，他又想我宣傳《法華經》。但我不能。」

我老實對你講，你不能，你最好就讓他講。這叫做一弓射兩箭，非常好！因是提倡方便大乘，這就挑起一位一乘法師貢獻一乘《法華經》。此事很難得，應該這樣做才正確。他也很尊重我們，他認為我們這些講經法師，種種經教都可以通過，他又把我們當作是一個有資格的人，是一乘法師，他認為我們很接近一乘，所以他就提出來。《法華經》的性質，及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就要這樣做、這樣講。

又非常湊巧，你遇著那一班無知無識的人，你忽然間就提出：「法師！你這樣講，也沒有錯，但是與《法華經》對照起來，完全不是這樣。」

（他說：）「豈有此理！什麼叫做與《法華經》不一樣？實際一樣呀。」他說實際一樣，你就無須多講，你如果再多講，就引起他多生枝節，對《法華經》多些毀謗，多些反對。他罵你兩句，任由他罵，他罵你多事：「我現在講這件事，你又提出《法華經》，難道《法華經》我就不會講？我也會講。」

此事就把《法華經》埋沒了，他說：「《法華經》與我現在所講的是一樣。」你又如何跟他辯論？豈有不是令他作多一個不好的因緣？

略舉十八位菩薩

「其名曰：文殊師利菩薩、觀世音菩薩、得大勢菩薩、常精進菩薩、不休息菩薩、寶掌菩薩、藥王菩薩、勇施菩薩、寶月菩薩、月光菩薩、滿月菩薩、大力菩薩、無量力菩薩、越三界菩薩、跋陀婆羅菩薩、彌勒菩薩、寶積菩薩、導師菩薩，如是等菩薩摩訶薩，八萬人俱。」

講到八萬人，是什麼人呢？敘述經典的人又不可全部說出這麼多人的名字，只略舉出這十八個人，這些人每一位都真是一乘菩薩。依照《法華經》來

講，就是這些人，經裏面又未有怎樣讚歎他們之德，只有〈普門品〉這一品有講及觀音菩薩，但未曾講觀音菩薩是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也未有講他得陀羅尼，也未有講他得大辯才，也未有講他供養多少佛，未講多少佛去讚他。

此事豈有未講？既然是未講，我們不妨把「歎菩薩德」這一段文，放在一乘菩薩身上，這樣妥當嗎？

這就有罪過了，你不可以這樣搞。若不可以，又應如何做？他既然未曾講及菩薩有什麼詳細的好處，你就別講。你不講沒有人說你沒有知識，沒有人說你是啞巴。你用這個權德去解釋實教菩薩德，這太冤枉了，不可以這樣做。

經文先講了法華會這地方上的人物，先講小乘人有多少，其次就講大乘人，即是菩薩有八萬那麼多，已經講到這八萬人有怎樣的地位，怎樣的道德。人名就略舉出十八位，這就知道八萬人裏面的資格。

還有什麼人在法會中？經文有講及天、龍、阿修羅之流，即是八部眾。這些是法會裏常常都有的人、靈物在其中，現在這個法會也是一樣。

八萬菩薩就列出十幾個人名，這十幾個人名，我們現在都不完全認識。不過，這裏面的文殊菩薩，都算是很出名，觀音菩薩也是很出名。但這種出名是往昔的出名，並不是在《法華經》那裏出名。如果在《法華經》裏面出名，又是另一種說法。在〈序品〉中，文殊菩薩和彌勒菩薩對談，說他往昔見過日月燈明佛如此如彼，做一個大菩薩名叫妙光，又有八個弟子，又聽《法華經》八十小劫，弘揚宣傳《法華經》。這些是很久以前的經歷，這些都不是《法華經》，在〈序品〉那裏講，這些都是了不得的有資格之人。

往昔有人講他嗎？他自己有否講？這就沒有講。因為早期沒有講得這麼好，也有講及他，那是屬於權教的工作，那個人是代表權教，不代表實教。現在就代表實教，雖然未曾聽佛說出什麼叫做實教，不過現在就接近講實，這個是實教菩薩，就是在〈序品〉裏都不怕講，菩薩就是這個人。這就有「權、實」兩種說法。在他本人，就是一種講法，就是實教菩薩。

那為何又要講權教菩薩？這是示現的，即是扮出來，扮出來就不實；但我們把他當作是實，人、天、三乘人都把他當作是實，這就知道這個權教的境界。他本人自身是實教，他不會露出來，到了現在講《法華經》，大家都要露出本來面目。

我們要注意這些實教菩薩裏有一位「跋陀婆羅菩薩」。講起往昔，我們釋迦佛受持《法華經》的時代，叫做常被輕慢菩薩。常被輕慢菩薩宣傳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很多人不滿意，有的打他，有的罵他，有的多種毀謗，有的不理睬他。這位跋陀婆羅菩薩就是罵常被輕慢菩薩的其中一人，這個人墮地獄很久，墮阿鼻地獄也不知多少千劫。這個人未曾見過常被輕慢菩薩得六根清淨，因他墮惡道。如果見到菩薩得六根清淨，他就不會墮惡道。這種人也在如今的法會中，是八萬菩薩之一，即是實教菩薩不退轉的人，「皆得陀羅尼」。

由此可知，這時代有多麼長遠！在釋迦佛受持《法華經》的時期，他就墮

落。常被輕慢菩薩得六根清淨以後，親近無數佛之後就成佛；而這位跋陀婆羅菩薩仍在菩薩的地位，因此可知道菩薩道很長遠。文殊菩薩就不須講，觀音菩薩也不須講，總之是長遠。我們學佛的人如果不知道一乘菩薩要長遠修因，就隨便說「菩薩行道成佛很快，比你們權教菩薩快很多」；這是不正確的。實際在時間上不會被你搶先這麼快，而是要經歷很久。

八萬菩薩都是一乘菩薩裏不退轉的人，但在〈序品〉又不當作是一乘菩薩不退轉的人，而當作權教菩薩不退轉的人。這兩件事是有衝突，這樣你就可以知道這些菩薩所作的事業，在世界中利益眾生，各種現身不同，還有現聲聞身、有現緣覺身、現畜生、餓鬼、天人、阿修羅身，現地獄身也有，這些就不講了。

這些是權還是實？權實兩樣都有。我們現在看見他們在靈鷲山釋迦佛座下，其實不是這樣，他們是在無量世界，即十方無量世界現十二法界身。

為何你講得那麼高？不只是高，還很闊，講他又高又闊，這又從何說起？這全依照〈普門品〉來講，就保證你不會講錯。所以，此事在未講《法華經》之前，我們都要講在前，如果不講在前，我們的觀念，念念都是說這一班八萬菩薩不過如是。

為什麼呢？（因為一般人以為：）平常都是如是見，如是聞，豈有不是權教菩薩？講到那麼多實教菩薩，又不可全部說出。最了不起是講觀音菩薩，其次就是講文殊菩薩。文殊菩薩講起來就不及觀世音。

若是這樣以為就很冤枉了。如果是這樣來講，我們讀經的人，都是罪過之人，沒有一個有福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